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

張錫珉校讀

記七 雜類

曉江漁者記

王慎中

江潭大澤之畔，緇帷杏壇之林，皆有人焉。顛白眉，龐杖，拏鼓，樞而見，為業漁。三閭大夫之貞，尼丘孔子之聖，僅足以發其人之一盼，而問之，躊躇高視，迫而後答。若以一賢一聖者為未足與語，其放且傲如彼，彼所謂頽曠淳野，沒於眇莽遙蕩之游，惟其鈞餌之知。

而鱸魴之索，倫類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詔者，耶。然其出而見于澤畔林中，蓋非大夫之所訪，孔子之所求，而彼微示其迹，以啓其端，又非偶然過而相遭者。說之既竟，而其意見矣。乃始泯形收聲而去，欲質其姓名，與其居舍之所止，而卒不可得。吾又不敢逆處其爲，治釣餌，而謀鱸魴之獲者之人也。嗚呼！彼且被髮龜手，而老於風波之上，荻葦之間，其果何爲者耶？吾旣不得見其人，而見所謂曉江漁者，吾之於漁者，蓋往訪而求之，而後得見也。於是可有傳道之

姓名，而有可踪跡之居舍矣。漁者之於漁，足未嘗履舟，手未嘗操楫，而終日未嘗得魚也。吾以有罪黜於時，猶不能忘其憤，常抱直被廢而正見疑之懟，不知所以自釋，然後進而求於孔子之道。誦說詩書，蹈習禮樂，以自苦勵，而休其不平之怨。以此其陋，使其逢澤畔林中之人，當不足以辱其一盼，而何問之可得。漁者方且以詩書禮樂之言，強聒而博喻之，唯恐吾誦說之不勤，蹈習之不固，而其感于廢興之由，理亂之故，往往扣舷蹙歌，聲薄林莽，有餘悲者，使吾始悅。

而中疑焉。漁者其猶未足以方於澤畔林中之人歟。胡爲使吾得求其姓名。訪其居舍而與吾言之多。且盡如此。嗟乎。此漁者之所以爲漁者也歟。無方之爲有方者。語無當焉。則驚過焉。則惑。漁者之爲吾言。固當亦如是而止爾。他日吾又訪焉。而其室已虛。俵俵焉不可得見。悵然如有望。忽然值於非意之頃。禮之而不答。叩之而不應。刺船而逝。使吾惘然若失。而卒不得所聞。則吾其幾矣。吾未可以行乎江潭之濱。坐乎緇帷之林。而反以疑漁者不足與澤畔林間之見者比。吾猶如此。而何怪乎昏昏者之舉以漁者爲漁。是則雖不舟楫之事。罟網之爲。而以漁自著其號。蓋有所存矣。彼其姓名。非徒後將不得傳而世。且莫之爲意。而吾獨得而知之。故爲之記。

空舟結構於湖。淵明之柳白。東天醉吟。臨魯空浦。里外別出一體。裁惜。只銀鏡。中彩。若。空。活。趣。可。取。

習氣可厭

重修漏澤園記

鄭滿

予一日講暇居退省堂有父老十餘輩進揖而言曰臨清兩京要衝居民稠密四方商旅輻輳之地其有傷刑辟決忿恨遭癘疫凡死於非命而無主者較他處爲獨多予輩且老往見尸骸暴露道側或付諸水火蕩然漂化或舉而委之渠壑身膏狗彘之腹骼出齒腐蠅蚋爭集城南雖舊有漏澤園鞠爲荒壤曾無有軫念而瘞其所者自吾兵備陳公來始命飭治遺址固以垣墉樹以榆柳檄諭有司凡如前所陳者悉

收瘞其中，剝屋數椽，召僧守之。且立坊以表其地。六
七年來，佳木陰翳，蔚然成林。溝無捐瘠，夜無野哭。之
鬼皆公之賜也。予輩重感公，哀傷吾類，伐石待刻。
願得吾師記以昭不朽。予惟先王之於民也，生有養，
死有藏。既定爲畫一之制，不幸而有不得其養者，則
惠鮮之政行焉。有不得其藏者，則掩埋之令行焉。不
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宋崇寧間，詔諸州縣擇高曠
不毛之地，以待無主之瘞，置漏澤園。著之令甲。我聖
祖於洪武初年，慮窮民多以水火塋傷敗風化，下禮

部議有義塚之設，是皆先王及我祖宗之良法美意。
比來日就廢弛，澤壅不流，間有一二奉行者，又不過
崇虛觀而無寔德。陳公鎮茲土，繕城練兵，明罰勅法，
凡爲民保衛防範計者，已無餘策。其於鰥寡顛連無
告者，又時費給予以厚其養，是能慮其生者矣。旣又
垂盼於遺骸枯朽之鄉，施澤於幽冥不報之地，俾死
而藏，藏而無所者有歸焉，是可謂奉承德意而不怠。
仁哉公之用心也。因思天下之政，皆出於先王遺意。
有不容廢者，我祖宗垂統建極，洞視今古，凡創一制

立一法。周思曲慮。皆有至義於其間。誠使夫後之爲臣者。體之以忠。行之以公。持之以久。時清明而緝熙之。則庶務畢舉。國家之精神命脈。垂萬萬世矣。噫。安得天下每事皆若此事之振舉耶。又安得皆如陳公者。置之藩臬。關耶。公爲此念於衛河東西及城之北。創寘義塚者三。有程篁墩莊。定山二先生爲之記。漏澤則因舊而復耳。茲因父老請。并拾此爲記。云。時弘治庚申夏四月。

議論淳正極有關係南豐嫡派

焦氏廬墓記

劉夏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澹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睽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

朝依附權勢。假名爲公卿郎將。卽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耶。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爲于三綱淪沒。九法斃壞之際。此爲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鬯茂。可計日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鶩於形勢之塗。而不知返。膠固於劫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漸盡泯滅。化爲冷灰微塵。不復有聞于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領薦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爲當時聞人。故余特爲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爲焦氏作廬墓記者。見我國家收拾天下人材。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于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爲之儆懼矣。

虎啣木偶人記

此等事何足記此等文何足區耶

劉楚

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相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則終露暴耳。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真絳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勃窣若聞行步聲，其人以為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逐然來，至神所，以為人也，為之曳尾睢盱，徬徨左

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頤、不得吐噓、虎爲之搖首振肋、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蹙頓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僞人軀幹手足、狼籍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怪虎之暴、而又笑其眩瞖、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虛_百伏牢側、弗之

覺也、竟失足陷窞中、咆號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今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昇死虎、祭而食之、更刻木爲神軀、益製美衣衣之、歸神于祠、盜亦遂絕、嗟乎、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奸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啣木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者、卒能致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歟、及虎之隕于窞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爲、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斃、遂食厚報、

亦過倖矣。彼倖倖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反覆繆迷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卒之虎斃於罾，盜息于野，天道之應微矣，而警戒之機，不亦妙乎。

先夫子曰：劉楚字子高，泰和人，後改名崧，權吏部

尚書終司業。槎翁以詩集孤行，故景濂疏五美為

作詩之法，而子高之文峭厲，轉折其五美，不特在

詩也。私記：子高七歲能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鷄聲，因命為題，即應口成律，末句喚醒人間蝴蝶。

夢起看天上，火龍飛至正丙辰，報鄉試捷者。至子高適自田中歸，悵然泣下，曰：始二親篤于訓，奈何不及見今日耶！洪武初，薦授職方郎中，嘗勅撰顧時吳貞神道碑，景濂嘆曰：此司馬遷之文也。

游雷記

徐芳

辛卯三月廿五日，有卒泊東城之滸，舟中載二豕，忽陰雨雷入斧，其卒死，黔二人面，提一卒併二豕去，莫知所往。翼日數十里外，鄉人來言：有受震而僵跪于其村者，其傍著二豕，驗之所提舟卒也。先是某村有婦畜二豕，而夫他出，偶數卒至其家市之，與值頗稱。婦囁嚅許，卒即繫豕登舟去，無何夫歸，出視金鍊也。夫怒詬婦，婦急投繯死，其夫自以家貧失豕而又喪婦，不勝痛則亦死。此所震卒，即向偽鏹市豕者也。又

明文抄讀 卷三十一
二日郡齋之傍有卒某者新自某所載而歸金帛充溢使所掠得婦守之卒居故壯同輩多以其藏寄者適晝晦雷大震撞其舍入婦驚逸火自舍中發烈焰盤舞斯須焚所藏盡及北廬止方焚舍時別有數卒行楊林渡遇雷摔火之舉體焦烈剝甚然不死分巡莫公以爲是卒虐民而降之罰也揭于衢徇焉卒亦自暴其過久之胥道斃人以爲快蘇明允曰雷霆之威所以不敢犯者以其不測也使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不善之人而擊之也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

霆之威亦幾于褻今兩日之間斃數人燬一人舍又皆卒之爲不善者似雷之意轟轟焉必求若曹而盡之也夫使雷能盡若曹而擊之也褻奚病乎何卒之居不可燬所宜燬者寧止卒耶昔張睢陽志在殺賊願爲厲鬼蕭淑妃憤武后之虐願已爲猫而武爲鼠夫猫非我族而鬼之殺人又冥渺無所指據人弗信也以予之意恒願爲雷願爲雷而凡天下貪賊之徒奸回邪佞悖亂之輩日轟轟焉摔而斧之若焦裂之也其知戢矣乎且天下之不善者寧足復遺種邪

雖然自辛卯三月來而人知有雷知有不畏卒之雷而卒以上皆可以誠也雷亦庶乎無溺職哉作存雷記

憤極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于予圖數紙爲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徒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爲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濶澄明或淪或瀾或湧而浪激而濤蕩而激灩漫衍而漣漪者爲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櫓而進篙而退遡帆而風御者爲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迴者爲江潭鳧鴈翔集菰蒲蘆荻縈被而映帶者爲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閣架列而市肆分張籬而

園圃、隔塍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爲江村、其或平田、漢沙崩崖、陡絕而昂伏不齊者、爲江澗、去澗漸遠而漸高、其或嶺聳而坡平、巖巉而壁立、或障而屏蔽、峯而秀出、巘而奇疊、或壑而有容、谷而能虛、麓而叢薄、岡阜而蜿蜒、其或遠而黛抹、近而劍植、旣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爲岸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臥、或深而澗溜、或曲而溪縈、危而橋橫、或草莽翳而雉兔踰伏、或林木鬱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或牧、或士女之嬉遊、其掩

映蔽、虧吞吐、隱約千態萬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予嘗奉使南服、由漢沔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揚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輒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晚、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耶、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奇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在昔文皇尚治時、諸賢彙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竟落魄不競以死、蓋其高風峻節、

牌脫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眉承睫之間立致于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爲用攻于此者必畧於彼其心攻於祿位者將低昂俯仰忸忸昵昵以干譽就俗之不暇曾次之間烏能容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少顧其真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取以爲至寶若此圖者豈易得耶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尚德者哉遂爲之記

先夫子曰正字季方號蒙泉溧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天順初以修撰入閣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致仕卒嘉靖中贈太常諡文肅蒙泉之文以氣勝百家私記蒙泉之婿李東陽賓之也賓之刻其遺文爲類博稿十卷嘗曰蒙翁才甚高俯視一世獨不屑爲詩云既要平仄又要對偶那得許多工夫素以經濟自許以文顯非其志也

補燭記

王雲鳳

弘治癸卯執徐八月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
瞑目而坐頃之瀝瀝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內溶而
逆、案有故箋、列而防之、以爲奇策、復瞑目坐、鐸巡者
報一鼓、開目視、則炙箋離披、汁四潰出、循膚而下、懸
者、纍纍如畫、猿子母手接探澗果狀、墮几而蠹者、若
怪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
翁負子、未角之犢、奔而返顧、蟻蜂蛄蚓、攀緣而上、其
汎濫如江河、點綴如珠玉者不數、而其勢潛然未已

也。余曰：息焰可免乎？吏請以末鹽補其缺，徐以其餘爲之垣，燭燼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爲體，以明爲用，以不壞爲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內有所熾，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強籜，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爲病，吾且以爲奇策焉。向非吏之請，其不爲棄物也哉！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光大之朝，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衆曉曉焉，訶噴噴焉，議矣。及乎小人之黨，旣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目習慣以爲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

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冥弗之覺，方且以故箋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慨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爲良燭，然則興治之策，拯弊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曰爲政在人，余於是乎重有感。

文極無謂

先夫子曰：雲鳳字應韶，號虎谷，和順人，官至右僉

都御史，文有師法。

私記：應韶成化甲辰進士，是歲晉人得雋者，公與王瓊、喬宇號

河東三鳳，皆爲名卿。

舵師記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傭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蓋甚重也哉、歲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基甲、予見其駮而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子以傭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爲也、予固疑之、北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狼狽失勢者幾、旁舟

皆笑之曰。是特其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爲。予問同載者曰。嚮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奚暇渠之笑哉。予曰。然則是吾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子以彼爲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夫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費博。其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傭必擇人。况于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已。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侔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其於舟也。朝僦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弋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汨然於中也。彼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徼倖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况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違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此。天下惡有僨事者哉。予曰。嘻。此名言也。願命童子濡毫記之。

百家私記林誌字尚默。閩縣人。永樂中鄉會試。皆第一。進士。第二授編修。與修性理大全諸書。

太宗仁宗實錄官終侍講
所著有易集說節齋集

漁記

烏斯道

郡北出城咫尺許有大陂元至正間予客處陂上口
見人以智巧致陂中之魚最稔方水之盈也人則羅
坐以釣顧其魚有得有不得人乃置一器狀若仰盃
實膳膏薺其中置水底泥沙上魚聞其薺則趨至及
下釣則無不得也或坐舟中手持一緇以其緇貫竿
杪緇之末懸一大珠珠之下有一小鈎魚見珠狎而
戲焉口類着鈎則不可遁矣或以叉或以射或設罾
而起伏之或約十餘舟圍遶以進一人擊楫則齊力

旋網、否則以細絲結數罟、以絕其流、先戒一人以楫扣舷上、或拍擊水面、使魚跳躍而入、否則以一網繫百罟其上、人左右掣其大網、人曳而前趨、則魚以皆得、有搯鷓鴣之吮而奪之魚、又有潛行水底、以手撫魚以出、有投擲葉中觸魚、使魚困而上浮、有左手持小網若翻車然者、仰承大防下、右手持短木通防之、槎內有棹一舟淺而長者、側其舟着水面、並沙際而往、舟激水、魚驚而躍入舟中、有作梁水上、竅其下、納筍竅中、有穴其水中、若大甕以箔其上、俟水殺而取焉、水既上則罩、迨夜則以火燭水、魚見火而出水面、亦罩而得焉、水涸可尺許、乃以網設泥水上、手按而取之、或以蜃灰洒石罅、以楸入罅內、反逐魚以出者、水竭盡、人以竹丈餘、織其手若覆簣、下繫一小囊、卻行而爬搔溱泥上、魚瑣碎長不滿寸者皆入囊中、嗚呼忍哉、古者山澤皆有厲禁、今也民得以盡取、唯恐智巧之不足也、魚雖欲自蔽可乎、孔子曰、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藏其淵、豈非此之謂歟、

先夫子曰斯道字繼善慈谿人知石龍永新一縣

其文質實先輩不以文名者類皆如此自偽史漢起人始不安於本色此文之所以愈下也

百家私記春草

自幼學詩文于僧靈夢堂又精書法洪武末年罷官求詩書者滿門

彈箏記

蘇桓

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擊劍飲酒豪聞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鬟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今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塵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與彈數柱辭再四則

列幃座右，爲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烟雨，共冷冷也。座客聽者，悄然愾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擲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焉哀以思也。時田錦衣子弟至，驕倨顧獨慕環，費萬萬緡求環彈箏，環彈箏數聲，卽起去。田私其色技，不爲怪，且曰：箏固如是妙耳，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于絃，不知者若以爲琴也。弱

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此譜入箏聲，未審違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一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姬已歿，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卽，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思舊錄桓字武子江右人其壽吾母四十歲詩倣風雅體爲之甚美

吳陳二子選文糊壁記

傅占衡

山中織茅爲壁，其土疏惡不埴，三日漉洞如牕楞。奴子自城下來，抱一捆文字爲予糊之，試閱焉。皆吾友吳仲升、陳惟易二人選庚辰丁丑進士文也。中多朱墨細批，惟易字不知何從，奴子得也。予所處無帷帳，旣以避風寒蟲蟻之害，暑中跂脚床上，遇不睡時，或橫觀或正視，至其與文爭題，不苟同世處，時有鬱然思者，已復啞然而笑。前十年從二子銖銖兩兩於此，今何輕之至是。二子嘔心肝爲文，不能豐稼穡，飽邦

民又不得以所選文之意風動有司移易風俗一則老得一低鄉舉如今漂零海上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予日日誦之一則葬父無具頭白母養無策流離寄食時文衰則師座廢雖金谿人如無家人兩生效如是安得不泥諸壁且自洪武辛亥以來名儒鉅工照史碩老皆專是出成化間始微標名目如王唐薛瞿到崇禎末房如蝶社如蝗言理學則周程張朱之嫡派在是譚文彩則左丘明司馬遷劉向楊雄衛官奔走美其助朝算禪世用則二十一史治亂成敗眉列未嘗不似然其末也上不能當一城一堡之衝次不足備一箭一砲之用最下不可言由此論之糊壁爲幸昔漢文帝恭儉集上書囊爲殿帷雖二子不幸無上書囊之遇然未至以所學添禍人國玉石同詆存其朴論安知無河間獻王者故予臥則已醒則睇雖啞然笑而猶時鬱然思也作糊壁記

先夫子曰傅占衡字平叔豫章人集中多黍離之文讀之悽愴勝其師大士倍擬也

村落嫁娶圖記

顧彥夫

某歲春二月，予從事京師，錦衣周君出所謂村落圖示予，觀其色若甚愛者，請曰：君必爲我記之。申請再三，遂置巾笥以歸。歸之之歲盡矣，尚未知是圖之委曲也。有華生者，世家江北，備諳村落者也。工丹青，造予，予以此圖質之。曰：子之知畫，猶吾之知書，敢問婦人而跨牛何也？曰：此農家所嫁女也，不能具肩輿，以牛代行也。一蒼頭牽牛而行，重其女，不使自控也。跨牛質矣，乃復有一蒼頭持蓋以護之，何也？曰：昏禮宜

昏于昏也。農家苦燈燭之費，送迎以旦晝，用蓋以蔽日也。亦重之也。一嫗逼牛耳以行，一翁於牛後徐徐隨之。父母送其女者也。一老翁杖而立，一老嫗門而望，置幼兒於地，肘其裳，一童子稍長，携其幼指而語之。凡容色皆若歔歔灑泣者，傷離別也。牛之前四人，以鼓吹從事，迎而導之者也。道旁二驢次第行，騎之者村妓也。尾其驢以腋箏琶者，村妓之二僕也。又其肱坐於小車之旁者，車人也。一皆邂逅而回，野者也。去其林少許，將復經一林，二童子踴躍以報，一婦人

自籬而出，臂一兒，又一兒牽其裳以行。一老嫗低其手招之，畎畝間有二農夫，旣鋤且止，是皆見其事而談笑者也。去旣遠，又有林鬱然，竹籬茆茨，亦彷彿如女家門之外。有男子衣冠而鬚，罄折而立，誰也。曰：此其婿也。古者三十而娶，近世唯農家或然。故壯而鬚也。立而俟者，將導婦入門也。二婦人各馭向前，妯娌輩也將勞其女之父母，且迎之也。二人挈榼，一人持壺，迎勞之需也。一女僕繼之，備使令也。二童子參差以從，其大者指而語之，若曰：新人近矣。一老嫗門立

以望，察風聲以爲禮之緩急者也。予聞之，戲曰：子真村落人也。知村落之狀爲真，予不能文，遂以子之言爲圖之記，以償我久逋之文債可乎？生笑曰：此所謂一莖草化丈六全身者也。何不可之有！時天寒，語從游者呵筆書之。

胡貿棺記

唐順之

書傭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旣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貿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旣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

不能爲此。買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
竅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
買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
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
書之意遠矣。非買則予事無與成。然買非予則其精
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買平生無他
嗜好，而獨好酒。傭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傭
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饜否。買無妻與子，傭書數
十年，居身無一塊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類

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
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批閱點竄，若讎我者，
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
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買雖尚以
傭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間而無所用。然
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
與買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予既不復
有所批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一杉棺，
以待長休。買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

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于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因以不沒而留，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買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買也。雖然，余旣以披閱點竄爲讎，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買之，律。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琉璃盞雙紅魚記

黎遂球

琉璃爲盞，如珠形，可徑寸，注水焉。畜小紅魚一雙，懸于庭際，水與琉璃一色，其於空虛亦復一色。魚視之，不知其幾何；水魚因琉璃得影，近或小遠或大，以其形圓，故影或互見而交出，魚觸而相戲，又不知其幾何。魚人視魚如交游于空虛，又不知其爲影爲魚，人樂也。魚安所得樂，魚之水僅可以寸，並以身入焉，而以爲人玩魚，則何樂是？烏知其不然？魚不知其幾何，水觸而宛轉動而不已，與影相戲，近而復遠，又不知

其幾何魚魚故甚樂如江湖矣故夫人之生僅可百
年而讀書挾策以圖未然之富貴爲詩賦弄筆墨以
求傳其名又進焉而建立功德以與乎古者聖賢之
列能者爲之不能者強而不息窮焉而自以爲可通
幻焉而自以爲真得困頓焉而自以爲猶多餘地渺
小焉而自以爲甚尊且大夫人之游于世中何必其
不然而亦何必不然崇禎歲壬午粵燈事甚勝有驚
是而綴以綵花使魚視之又將以爲林池艸樹而以
爲游觀之戲者予偶得百錢易之記焉將以問太師

道者

靈蛙記

徐芳

予居竺峰之夏，有蛙焉，潛于予之宅，或隅或奧，不能測也。至晚則步而出，道闕之缺而往焉，以為率其入以且，人不及見也。方其伏也，不鳴不食，竟日無息。其出也，必坐于缺而觀焉。伺人之寂而後發，亦不知所嚮。其行于庭也，春容盤薄，履鳥交錯，不疑不懾。予戒家人毋擾之，蛙亦坦坦焉，自無所擾也。其往復以時，昏旦之節，無少謬焉。噫，異哉！予聞蛙之性畏人而利野，故恒聚其族于山林陂澤之間，或分而坎之以自

遂其居，蕃育其子孫，掠之者恒餌而致之，非能歷其
穴而摻取之也，或哦也，人過之噤焉，或嬉若哺也，覘
人聲則斃而遁矣，而今皆不然，奉其身以歸于庭戶，
與人相偪處以爲樂郊也，其有所矐而然乎，其畏而
內也，懼蹤跡之不簡而虐于人也，其昏而外也，又將
以求所欲而饜之，或更一展其力于山林陂澤之間，
未可知也，要以其退不違時，其進不忘返，有明哲之
義焉，此其知不後于人也，不然，以予之不殺，誠足以
並處而偕適，萬一不幸而謬入于人之室，日曳股以
遨遊其間，一童子能俘而馘之，此其禍豈待鈎餌之
及哉，然而蛙固不往也，蓋吾聞之人，蟲鳥之屬，遠于
人，亦恒有鷹鷂蛇鼠吞嚙搏螫之患，故其性每樂于
近人，而又以爲人之饑而毒甚于鷹鷂蛇鼠也，則遠
之，蛇鼠鷹鷂之害一，而人之害十也，幸而無害焉，則
固樂于近之也，噫，人者物之庇也，乃至使物毒之甚
于鷹鷂蛇鼠也，則吾不忍言矣。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琨
百家校讀

序一 著述類上

周易古注疏輯序

沈懋孝

明興文皇帝表章六籍詔文學侍從之臣編纂大全
書頒示太學及天下學宮其于易也並宗程頤朱熹
傳義采諸儒孔安國以下一百四十餘家注疏以之
發明程朱之指于天下何其盛也士生斯世學同術
書同文百家不經之說無所塗塞其聰明粹然一出

子正故易雖稱精微要眇乎士伊唔日夕搖筆以談
皆能本程朱定論以論說孔子傳義文周繇言而上
泝太昊氏之象教蓋三尺童豎鄙薄其它注疏束之
不論可謂天下一統歸于聖真久矣嗚呼何其盛也
頃主上潛神經義自語孟學庸進講法筵次及尚書
毛詩詔以禮經代貞觀政要金華勸講業已發明大
指裨益日月將來泝流歸源必當窮神盡化論及于
大易易固廣大備三才之奧府五典之驪淵也則豈
無明大道貫天人採羣儒之論發四聖之微如程頤

朱熹者復生今天下與儒先上下其論議者哉固可
竝而俟已某惟自程朱之傳專用學宮漢晉以來注
疏家盡廢今之箋注畧去前代特詳宋元以後述程
朱而誦其說者前此有疏不合者弗存焉後此有疏
不合者弗收也如此則亦一先生之言而已故某之
意竊以爲道大無涯千古英賢共此靈竅聖人之學
博覽旁稽乃始折衷乎大道卽孔子晚而嗜易猶恐
年數不足設使當時有以片言申易之指者必加起
予助我之歎况賢如程朱兩儒使其尚在必謂易義

深微前不敢廢古之人後必求助于承學豈其局一
先生之言限隔千古不會參同異訂是非共論說其
無窮者乎固知其必不然也士束于禮部之格不能
旁置一喙近見太學官訂定十三經注疏進呈御覽
詔禮部刊行頒布天下因喜躍田間謂自漢來注疏
必先與宋儒傳義並行今之世自茲以往後生憤悱
超邁前聞探微研几且有所發明于六籍必始基之
乎此也因與一二同志采輯周易古注疏如于卷其
說象旨至備矣因附程朱傳義後使窮鄉下邑士并
叅之十三經易義中王弼韓康伯孔穎達諸疏若涉
瓊山觀秘寶有不脫凡而冥化者乎古注載在通典
通志者千餘家今所輯者猶夏殷之杞宋存什一于
千百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言之其又何讓焉

刻蔡氏蒙引補正序

沈懋孝

嘉靖中余嘗過滁有老博士者逮事陽明王先生而能言蔡介甫之事王先生也介夫止滁日王先生爲問卿日夕譚學其于四書五經傳註家靡不就正焉王先生重其辨博時爲是正然不謂之是也一日約介夫及徐日仁三人至庶子泉上盡屏人徒王先生散服登陟登瑯琅山至深處就菜啜于野人相與談易者二日夕介夫始納拜稱弟子在半歲後云今觀介夫所著蒙引行于世猶然介夫學耳亦未謂王先

生之學是嗚呼道可易言哉。自王先生倡致良知之學，以揀朱學末流汎濫之弊，此是主張斯文大剖判處，爲功甚偉。蓋淵源于象山慈湖，証發于白沙甘泉，不謂無所本。其于孔孟之學，蕩然朗然，推之何所不合。而世之譁者至今未已。今王先生雖從祀在庭乎，博士之議從祀，不與先生者半，亦多喙而罕中矣。嗚呼！一指隔天，咫尺萬里，道可易見而易言乎哉。顏淵氏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言先博後約也。而稱先後者，徒以循循之義轉注之者耳。孔子固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以爲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乃其所以畔道也。易之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而不畜其德，孔子所謂多學識之而予則非也。孟軻氏稱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宗指之最高者乎。於是王先生之言曰：格物以致吾良知，猶之乎學問以求放心。多識以畜其德，無二道也。約禮在博文，博文所以約禮。約者博之意，博者約之功，斯不亦明白簡切。庶幾孔孟之指哉。故王先生雖不解易，然知易也。介夫

解易者也。非知易也。今吾既求之有文之易，烏得不詳。吾苟不通乎無文之易，則烏乎用吾詳。孔子讚易，所謂言言析之，字字訓之矣。猶以易道無窮，浩然有加年之歎，則夫自漢以來，至乎今，誦蒙之家，日新日盛，其言雖有大小異同，孰非天竅之自流。孔子所望於後生者乎。又安知非孔子之芻蕘，工瞽而並存之，以就衡量者乎。故以道眼觀，則言言忘也；以俗眼觀，則言言障也。道非一端，人從其所入，以爲入，會詳乃得要，不詳則不知要。此言要在詳之中，知約乃該博。

不約則不能博，此言約爲博之主。博約之間，可後可先，在所自得。可博而不博，在所自悟。兩忘而化之，之謂道。並進而得焉，之謂學。約而能博，之謂大。博而能約，之謂精。通此者，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其於易也幾已夫。孔子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齋戒以神明其德，介夫之學博矣。而守焉，未化離焉，未一。尚有多端，是其神明之者，有其未及也。乃其博則吾所不廢也。故循介夫氏之說，參之諸家語，考正而補之，以俟達者，再補再刪焉。道固有

一語不傳者，有片言立解者，亦有千慮百慮而始得之者，又有千百言不倦，原非得已者，又有其書五車，妙處終不傳者，是書幾十萬言，聖人其舍諸。蒙引本不足觀，其序之不得不稍爲回護，然剖判的確，使俗儒見之，破其甕天。

春秋仲義序

馬森

春秋何爲而作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之經孔子因王迹熄而後作也。誅亂臣懼賊子以正王法，孔子之意淵乎微矣。孟子去孔子未遠也，其私淑諸人能得孔子之心印者，卽其歷叙往聖見知聞知之實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可以見其自許非顏曾下矣。其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言者，足以破諸傳之惑矣。秦漢以來言春秋者

不下數十家大抵多祖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說然
公穀在七十子後諸弟子所傳聞而授之與左丘明
親見夫子自是詳畧不同卽左氏或疑非是丘明而
爲當時魯國史官則確也國史策書藏在太廟其簡
牘本末孔子非由史官何能得見趙汭氏謂春秋一
經出于史官先稟命魯君而後得成其事似非臆說
今詳三傳獨左氏頗具本末事實然已不能無文勝
之弊若公穀以所傳聞于諸弟子雜之已見其所病
又豈但亥豕魯魚之訛哉至于義例之論有求其說

而不得者又托爲變例以附會于夫子之經因而後
傳諸家紛然異同益不能不背于春秋之大義矣春
秋大義尊王黜僭以律諸侯誅亂臣賊子以正人倫
者也今經首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加王于正者言
大一統也胡氏宗之則曰書元年者祖二帝明三王
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不知此元年
者乃魯隱公紀國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以諸侯之元年冠周天子春王正月是得爲夫子創
制明大一統乎否也弒隱爲氏實羽父謀諸桓也經

反書薨而爲之說曰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不諱國惡仲尼削而不書斷自聖心謂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不同此非厚誣聖人以不道者哉許世子止視疾不嘗藥而書楚公子圍假問疾緝弑其君而書卒若非魯史舊文是何深刻于許止而曲護于子圍耶此可以例其餘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時已致仕猶沐浴請討况于春秋明百王之大法者乎此又可以仰窺聖人之心而知其不諱不宥之必然

者矣蓋春秋之修皆據魯史舊文而筆削之並未有特筆變文以增改于其間也其曰筆者言因之而書也其曰削者言去之而不書也若外加筆削而有增改于其中則與孟子其文則史之言異矣其曰天子之事者非以褒貶予奪屑屑焉于事事求詳而託爲命德討罪之權也以王者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禮樂征伐皆自諸侯出故因魯史之文竊取其義以正其失而明之使知有百王之大法焉耳至謂知我罪我云者我謂我衆人也言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

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者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惟知我罪我故懼也。若如後傳之說則孟子又自與其文則史之言若相矛盾而孔子亦必不曰竊取以嫌于僭耳。今考經所載朝聘會盟侵伐戰爭兼攻取侮之類莫非列國之所謂事也。編年以著代紀時月日以叙事緣各報告以登奏簡筴莫非魯史之所謂文也。有詳畧異同有書有不書者有彼善于此者或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或屬辭比事而義因以明則孔子之所謂竊取者也是故以此求之

於心而不必鑿之於文以此攻之於事而不必泥之於經信其所可通闕其所可疑以經證經而不屈經以伸傳以傳證經而不屈傳以伸經則庶幾于經可以得聖人取善之心于傳可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旨春秋大義燦然可求諸家紛說抑亦少訂矣某也鹵莽之學猶在面牆未洗心滓固知寡陋不足以上探春秋微奧而低昂乎衆說也竊自登籍之後曾兩乞身臥病林間耽玩墳集掇拾諸傳參考見聞輒自紀錄今歷有歲月漫成篇卷名之曰春秋伸義蓋

取王仲淹氏論述作而曰吾于道屢伸而已之義也
極知謬妄無所逃罪或緣管蠡一得之愚以俟後之
君子冀能味醇醪于糟粕中焉耳

先夫子曰馬森字孔養閩懷安人釋褐卽入戶曹

歷官至戶部尚書其文清梗可誦

私記森嘉靖末
進士隆慶時尚

書論
恭敏

六經師律序

吳沉

嗚呼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
者也古之時文武爲一塗士之塗未嘗不知兵也後
世析文武爲二岐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
不以爲狂則上之人必以爲諱幸四方之無虞宜無
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
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畧盡今之存而顯
顯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
子三畧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

學令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仰之。真猶儒者之于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爲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畧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知果有本真否。三畧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爲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闕廓深遠。雖

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王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歸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夫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機權。審彼度已。先計後戰。變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

書爲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爲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譎設伏爲巧妙若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爲迂濶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

值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竝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亡于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當哉至楊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之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于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

以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
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
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
得而測識哉間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
經其言其義有涉於師征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爲
一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
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
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之間諸侯之強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

之舊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
曰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誠誅其黷武之罪以
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而盡錄
也至于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武備於是可
見故特取之以繫于兵用之篇嗚呼有國家者於平
和暇豫之日能謹夫修齊治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
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
此處天下之大事平天下之大艱而又奚假於孫吳
乎此是篇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

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爲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爲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爲孫吳，則必肅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採焉。

藹然仁者之言，卽杜牧之孫子註敘不能及也。

論國正矣然此等文字何裨實用

○毛詩折衷序

沈鯉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亦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吾心之臆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

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錯亂逸失啓人之疑而不能自決者曾何啻一毛詩也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豈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詞賦之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爲並傳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

春秋往往引詩詞爲喻如栢舟清人等篇皆散見列傳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詩旣萌芽有齊魯毛韓四家後乃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去古未遠而碩儒鉅卿博古通經之士皆籍籍傳誦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豈亦人心之公是有不得而終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好尚亦可也而奚其疑不決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旣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壞

經文而推之與諸經例論也詩之爲經多民間閭巷之辭含蓄諷詠之義非有所指受固不得以已意懸斷之如他經比耳且如聽人之言而知其曲直凡明者能之至其人之名氏非嘗有聞說於人必不可以想像測度而知也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刪取之意亦可於二說推之也而淫奔諸詩毛詩以爲刺淫朱子以爲淫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旨則得失將孰歸乎故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以爲

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於心也雖微詩序而不以爲畧得其章句而無益於身心則秦火未焚而三百篇已亡矣序雖詳也奚裨焉孔子引詩諸說皆斷章取義而其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拘小序之說也讀詩者又何必深辨焉

先夫子書亦玉堂稿沈鯉號龍岡歸德人萬曆時大學士謚文端其文皆有實用而諸記頗饒別致

敘詩牖

馮元颺

詩之有序也自子夏昉也其別爲小序也自衛宏昉也其疏之爲傳也自魯齊韓毛昉也魯得詩之約者也齊得詩之直者也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者也其盡廢三家而孤行毛也康成桴而穎達鼓也其併廢大小序而岸然與毛敵也夾漈掎而晦翁角也嗟乎晦翁之說行世不識毛氏詩矣况三家乎予嘗縱披家藏絜同枿異古今說詩家可一一數也自魯申培公受詩浮丘伯始爲詩傳號魯詩漢志載魯

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其後有張唐許晏之學唐
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韋賢事許生及大江公傳于
玄成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又有
章氏學又後漢武榮治魯詩韋君章句爲武氏學先
是楚元王亦受詩浮丘伯次詩傳劉向爲元王孫列
女傳所述皆魯詩也齊人轅固生爲傳號齊詩漢志
載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
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
其說以卯酉午戌亥爲五際天保爲卯祈父爲酉采

芑爲午大明爲亥而詩緯汎歷樞又云大明在亥爲
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
爲金始郎顛因之有四始缺五際厄之說其後有匡
衡蕭望之之學至伏黯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子恭
省之定爲二十萬言故北州又有伏氏學景鸞因之
作詩解此齊詩之凡也燕人韓嬰傳詩號韓詩漢志
載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
隋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漢章句又韓詩翼要十卷漢
侯苞撰梁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

傳十卷薛漢父子杜撫夏恭皆習之鄭康成從張恭
祖受韓詩註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毛氏
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
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
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
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國毛
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
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九江謝曼卿爲之訓
東海衛宏爲之序三傳而爲徐敖貫長卿鄭衆賈逵

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陸璣作毛詩草木
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
皆本鄭氏其後通毛詩者多出于魏朝劉獻之獻之
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張思伯劉
軌思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醜劉焯劉炫至孔穎達
遂本焯炫作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忌諸儒協成
之端拱初孔淮復點定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四家
外又有翟詩爲翟醜四世所傳又業詩爲奉朝請業
遵所註世皆不行其合四家之成者漢賈逵父徽有

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註
采董道有廣川詩故四十卷劉宇有詩折衷二十卷
其博採諸家以歸一說者有李樛解釋三十六卷呂
祖謙讀詩記三十二卷又戴溪續詩記三卷其力辨
毛鄭之失者爲歐陽修詩本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譜
一卷其以詩序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者爲蘇
轍詩解二十卷其專詆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爲鄭樵
詩傳辨妄二十六卷至晦翁遂從其說盡削去之以
爲詩集傳詩序辨說則今士子所誦習也其各以其

說行者成伯嶼有毛詩指要毛詩斷章王安石有新
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時有毛詩辨疑蔡卞有
詩學名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吳棫有毛詩補音
鄭犀有詩古音辨項安世有毛詩前說王景文有詩
總聞錢文子有白石詩傳王應麟有詩攷王柏亦有
詩攷王應麟又有詩地理攷詩辨說詩草木鳥獸譜
宋咸有正紀外義陳少南有詩解陳鵬飛亦有詩解
吳駿陳傅良皆稱詩解王巖叟有詩傳譚世選亦有
詩傳黃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宗道有讀詩

臆說王居正有詩辨學數茅知微有周詩義楊明復
有詩學發微湯建有詩衍義嚴粲有詩輯許奕有毛
詩說高斯得有詩膚說胡一桂有詩傳附錄纂高願
有集解傳陳經有詩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講
義舒璘有詩經講解劉燾有東宮詩解趙汝談有詩
註李心傳有誦詩訓錢時有詩學管見魯世達有章
句疏義戴亨有朱公詩解方道叡有詩記余端禮有
說畧時少章有詩大義詩贅說劉應登有訓註陳煥
有詩傳微韓惇有詩義解呂椿有直解謝枋得有詩

傳註疏元則有許謙之詩名物抄詩集傳朱公遷之
詩傳疏義黃世祖之國風小雅說劉瑾之通釋吳師
道之襍說蕭山之讀詩傳王都中之詩集吳徵之序
錄陳櫟之詩記顏達之講說丘葵之口義楊舟之詩
經發揮雷光庭之詩義指南熊凱之風雅遺音國朝
最著者則有朱善之解頤楊文恪之選註風雅源流
楊用修之指要梁寅之演義何英之詳釋陳謨之演
疏潘定之輯說陳濟之詩傳通證其他紛紛不可
勝紀蓋予家所藏于漢志得四百一十六卷焉于隋

志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焉于唐志得二十五
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焉于宋三朝志得十三
部兩朝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合得四百七
十卷焉于宋中興志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
十一卷焉于勝國得十四家焉于國朝則方徧索之
未能覩縷也乃今爲吾友錢公永收盡矣公永博學
眇識于書靡所不窺其俟儲富其蒐獵廣其擷撰與
其裁鑿精其眼光毒其心力銳足以舉三百五篇數
千載幾十百家未理之焚結未鑿之渾沌未經人解

之令壺齟老而爬之剔之梳之抉之若今日始出于
紙上嘗自言得子貢詩說皆大篆竹簡猶是魯壁中
物又嘗與予辨申呂地里數足涉日記直足使晦翁
咋舌予以是益詫天地間奇秘無盡恨予收羅猶未
備也昔人云齊詩亡于魏代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
存猶亡予謂毛詩經晦翁手而亦亡今公永詩牖出
不亶存晦翁存毛詩併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宏
而禰子夏其功豈在鄭孔下哉予方欲彙予家所藏
都爲一冊裁以先世所密授爲越詩而今更請奉公

承為楚詩與魯齊韓毛並時而六公承其許我否

思舊錄公字爾賡慈谿人天津巡撫以海船迎駕

南遷國亡憂憤而卒余為弟澤望求婚于劉瑞當

瑞當夫人未允公坐于幃外與夫人言無失此佳

壻乃定先公建祠西石山同邑之黨逆者不利

公率其弟鄴仙及馮玄度馮正則馮自昭陸文虎

萬履安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逆者咋舌而死丙

子招余入太倉閱觀風卷公以勤王行余始辭出

私記公號留仙崇禎戊辰進士鄴仙名元騷本兵玄度名文偉丁丑進士知府

春秋集解序

鄭溱

余幼治毛詩長而泛濫諸經於春秋尤所夙好以為

扶世道翼人心則莫過乎是書也叔末澆訛聖教湮

大下莫能行春秋之事天下無可讀春秋之人私

心憤激謂宜遂壁藏簡編屏絕科目矣雖然春秋之

義不傳則後世將終淪而為禽獸吾友嚴喜侯治是

經最專近又點勘諸傳彙輯眾家句而櫛之字而比

之可謂良工苦心抑尚不忘春秋之義者乎夫作經

者意必有所重述經者指必有所宗杜武庫註左氏

條貫精詳、而議短三年之喪、遂致名教變爲清譚、國
祚促於江左、王荆公亦一時淵博之流、而以春秋爲
腐爛朝報、卒使熙寧敦亂、南渡凌夷、然則晉宋之世、
道人心所以敗壞而不可振者、未必非二公釀之、余
嘗謂古人之知春秋者、惟孟夫子、韓昌黎、二人攘斥、
楊墨、詆誅佛老、其所以扶翼聖經者、甚弘、胡文定感
時著書、至今奉爲學宮模範、則亦猶此志也、今所爲
喜侯重者、讀是經、則知是經所昌美而深懲者、係於
何端、讀是傳、則知是傳所崇論而微諷者、歸於何節、
庶幾觀詞訪義、有以障世道之瀾、砥人心之潰、足稱
麟史淵藪爾、若乃研繹章句、剖析毫芒、分別經題、傳
題之式、銓次易比、借比之條、則一殫精訓詁、幾數作
青紫階梯者、皆優爲之、何足以重喜侯哉、司馬遷曰、
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定哀之際則微、余於茲
序亦云、

七雄策纂序

穆文熙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六國于洹水上，謀仰關而攻秦者也。北首燕路，東指齊疆，西南臨黃榆，馬陵爲韓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豪有其過半，今其人與事雖往而遺跡尚存。故余于耕隴之暇，間取國策讀之，參驗合否，久之淹貫其事，抵掌可悉。乃隨意所至，輒彙括數語，押闔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正道。而又取縉雲鮑氏、西山真氏、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拔爲八卷，名爲七雄策纂。于是開府嶧山。

賈公見而檄梓潼淵。而吳郡金君新至。乃竣其事。余手之。憮然曰。文之顯晦。蓋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惟子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譚蘇張之說者。則人皆視之爲魍魎魑魅。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歷千百載。皆秦灰遺燼。豕亥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朝。弘正間。乃刻于大梁。而李獻吉序之。爲始顯。近刻于金陵。爲再顯。今賈公復刻。茲集于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策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

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在善用。故爲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僞。黃金相印。逐逐然日歿于利。茲孟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爲仲連而仲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爲大帥。以聶政荆軻朱亥爲偏裨。以甘羅樗里子張孟談爲奉使。以觸讐虞卿智果郄疵爲輔道。則固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

于上理矣。夫遺刃亡鏃，戰鬪之具，皆良材也。斑鑑紋琴塚中之物，皆珍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哉？矧其文詞變化無微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又有虎豹之皮，可以爲君子之容，而蛇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而助觀美者也。而摘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而又以其緒餘爲文，顧不大善也耶！自洵爲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爲諸

策士解嘲人之謂我其又如何。

先夫子曰文熙字

大名人官止考功員外郎

文有體裁亦一能手

後世議論難讀王道講理學志公之有肯

戰國策譚極序

王世貞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王而終秦始皇其事與文則雜出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因其成資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隸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爲三十三篇鮑彪合之爲十卷彪復與高誘各爲之訓詁而吳師道衷焉其用至於今而猶有未替者仁和張子文氏治鉛槧之業者三世矣於它書自爲鷄肋而獨此策不減杜征南卽必證之古而反之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蓋書成

而諸揚扝之精者皆傳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極問片於不佞嘗習諸儒先言天下之亂至於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蚕食之使不能當一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爲七其民日尋於干戈其俗有壯而無老有喪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而秦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於陽智用於陰巧之極至於易姓而人不知鷲毒之所發身滅而猶能快其恨卽小有可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駟爲仁義者耳今天下稱極治至安斂手而承一帝者凡十餘代闡闡詩書衿裾

禮樂稱唐虞服周孔蓋不獨齊魯爲然使老子居之尚猶以不獲睹古爲恨而安用此捍闔揣摩之書爲子文之治之繇阜考而上迨王父三世益精將無好其文辭而已夫文辭之益於時至淺渺也然而未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談理而雄者孰有過于孟子輿者哉其次則荀卿第令儀秦代厲犀首之徒鼓頰而談天德王道苟其由衷發之其快口當心當必有甚焉者幸而利害之工深入於中主之耳以顯於一時不幸而與中主合出其恣睢簧鼓之技而貽譏於

天下後世則非其才之罪也且夫叙事者之有戰國策其於太史公昆季也左氏則匹敵也是三君子者而產于殷周之際當左右史之職興衰治亂之所以然與皇王心跡之微必能委曲貌擬使人躍然而興感何至寥寥迨今嗟乎此非諸儒先所與曉也諸收談概者左袒於茲策者也子文氏三世則又左袒於談概者也是故不辭而叙之知我罪我我安與哉

先夫子曰元美太倉人刑部尚書弇州之文似有分類史記隨題填寫然讀書既多不落套括者則

固不能掩其工緻

私記選中有荆石所撰鳳洲墓碑

不及穆之顯出文亦遜穆之尚峭

謂以策士而講理道當有過於孔孟者是何言歟弇州才大而文為世輕非但辭偽亦由理疏也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趙本學

天地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鞭朴治也則有兵兵之爲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有法其事起於鬪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於權謀用兵而不以權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權謀政猶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則爲仁義合王法則爲禮樂故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毳釋難而攻易以驩虞爲道假尊周爲名要純乎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

何歟蓋人雖權謀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澹薄以明志
寧靜以致遠此存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陽不求聞
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之本爲漢
賊而姑結與爲援劉璋宗室也而掩取以併其軍仲
達不戰遺巾幘以激之郭模詐降泄人語以間之盛
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旗開門卻灑以疑
之事雖權謀心則仁義也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寇準
宗澤李綱岳飛於虜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
求其人則金玉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

正心修身之法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秦檜之
徒於虜主和而不主戰未聞一啓權謀之口求其心
則大蕪小人姦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爲以此觀
之可見正用權謀以攘夷狄之患安四海之民者實
爲儒者分內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
可不兼讀其書而潛究其理也古人著兵書凡四十

餘家存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
數千年來儒者未嘗一開其扇鑰雖有曹操李筌杜
佑杜牧王皙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霸等十

五六家之箋不過粗畧訓義苟且引證加以訛謬相承古文漸失迨至於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非治亂所關一大缺典乎學不自量竊重爲校讐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証其下名曰校解引類使四方經生學士皆可以讀之而不難夫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以孔子不答衛靈而因以爲諱殊不知春秋之時天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體其不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異日固請於魯使孫子尤生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子豈不以魯爲義孫子爲賢乎漢唐晉宋及我聖朝天下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儻遇國家有難出而主兵何不可之有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惑不解故復推其說爲之序

開拓者古心曾豈但使腐儒減口惜原書不可見

文廟樂書序

鄭鄭

吾夫子聞韶而忘肉味、今韶樂之可攷者、典樂一命、后夔數語而已、余攷夔所自述、九成之樂、以戛擊鳴球爲首、而擊石拊石更諄復言之、以見尹諧獸舞之故、特由于此、余初疑樂以石爲主、嘗以問知樂武君、武君曰、非也、是作樂之意也、舊解謂石聲難諧、亦未盡也、蓋音惟石最下、令七音者各縱其調、則石必被奪、典樂之則、調心而後調氣、調氣而後調音、使絲竹之類、皆抑其調以就石、而後八音並理、故曰無相奪。

倫時坐上有琴朱絃指之日此亦戛石之義也絲聲
清冽而激越生則難諧受朱之絲必經繰練經繰練
則溫柔平中而可以入太和之調矣吾乃知聖人作
樂本以教胄子使童蒙可曉而至于通天地理神明
由此其選也夫精一之傳獨戒人心惟危危者上也
高者必危人心好上則危矣此無稽弗詢所自出也
聖人畏之故以執中相授中者天下之至平也而後
可以通微守一于此見道心焉夫聖人以其至平而
欲使天下人心皆平故有胄子之教樂之成也至于

鳳儀獸舞此絕非異蓋和平之至自然人物相忘猶
後世所云堦除鳥雀馴云爾一人忘機能使鳥雀就
食天下人忘機豈不能使百獸率舞乎三代以下無
樂非無樂也人心之競好上也攘奪以爲富貴矜奮
以爲功名馳騁以爲文章激昂以爲氣節標榜以爲
道德而樂安得不亡如有復者其必自人心之平始
嗚呼難言之矣歲在甲子鳳凰見逾三年今上龍飛
倘將有天下和平之兆乎而武君樂書適成是書之
草創吾友葵心王子始基之而余曾從與之乃武君

博學湛思、則真教胄子之人也。所爲書、應列考據甚詳、因其數、知其義、思其治、當必有讀之而忘味者焉。王子諱徵、陝西涇陽人、爲維揚司理、武君諱位、中南直溧水人、爲維揚學博、書額曰文廟樂書、凡八卷。南雷文定鄭峯陽墓表、公諱鄭、字謙止、號峯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于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嶓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啟壬戌進士第、改庶常。

震益

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焰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已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旣危甚、乃變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

時溫體仁當國媚嫉異已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
文肅所援必爲已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
疏叅公下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
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
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于通國孟子
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
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僧以證
之已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于西市從來
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

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
于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卿之賢者儀部眷一
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
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賈賄夫人篤信佛乘與一
尼甚暱公求尼爲之勸戒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
上帝震怒將降禍于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
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篋叅話之法訛爲
朴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
礙于父母故寧隱忍就死齋此寃于地下豈非仁

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隣家有妻毒其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妬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于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竈中人論定如此

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霖過余求表其墓余爲之

讀鹽鐵論序

周天佐

鹽鐵起于漢、漢大夫爲必可行、漢文學爲必不可行、
廷議爭是非、累數萬言、汝南桓寬撰次而成書者也、
夫論治尚三代、論文自三代而下、漢又近之、今讀其
書、豈惟文近哉、其世風亦未甚遠云、漢以下鹽鐵不
復爭矣、其間非無賢良文學如漢者、蓋亦安于漢大
夫之議、至宋熙寧所爭、則青苗諸法、漢言利之臣未
之及者、嗟乎義利之辨、始于孟子、惠王宋輕一言及
利、孟子爭之仁義數言而止、余觀漢文學之論、其雄

辨持正。蓋學孟子而漢大夫所云。視惠王宋徑又蔽
日下矣。蓋漢去戰國時已數世。太史公曰。利誠亂之
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以其數言爭之也。
以累數萬言爭之也。或安之而不爭也。皆世使然耳。
噫。俎豆之世。不必言汗尊杯飲。英濩之世。不必言蕢
桴土鼓。今去漢蓋千百年矣。豈必宗其論哉。然而猶
存其意焉。不亦可乎。余以督儲出廣川。不得如同官
議論之益。愛其書于錢穀職業有相發者。常取而讀
之。從而爲之序。

百家私記周天佐字宇弼號磧山晉江人嘉靖
乙未進士以戶部主事直諫救楊爵卒于獄

世統本紀序

豐坊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吾聞諸夫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道，性也者，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謂道。故古之言道者，未始不徵諸事也。言道而遺于事，老之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美聽，而非踐履之實用。行事有跡，而可以端趨舍之涂。是故詩書已刪，禮樂已正，必假魯史修春秋，以爲詩書禮樂之用。必徵諸行事

而後實也。經與史果二乎哉。繫六經賴夫子而醇。諸史出於浮士而雜。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爾。故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故有太史以職簡冊。簡冊者網。若春秋之經是已。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尚書若內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也。呂政隳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厥職遂散。漢興。司

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

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

降若班固鄭玄崔寔應奉劭蔡邕劉珍侯瑾魚豢譙

周韋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

皙王隱張勃虞預孫盛于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

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

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

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瓊魏收王邵王通房

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

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
蕭穎士韓愈杜佑鄭暉劉餗高峻趙鳳姚顛劉胸孫
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
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修薛居正王洙吳克
劉恕章衡劉敞攷范祖禹蘇轍張唐英林處胡宏呂
本中唐仲友曾慥李濤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
金履祥陳櫟歐陽玄呂思誠宋濂王禕陳控胡粹中
梁寅丘濬金煉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
也唯宋司馬公通鑑敘事有法鎔鑄貫穿成一家言

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于朱子。朱子綱
目，明天人之道，昭鑒戒著，幾微誠有得于聖人之傳
者。顧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詞多
費，非謹嚴之體。日記太畧，無以考見本末。學者每遺
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槩乎未之及也。道生垂髫，有
志于斯，弱冠干祿，未遑卒業。然于心恒弗忘，家故藏
書萬卷，甫入仕籍，悉以俸入購書，又積萬卷，乃謝病
歸，絕家務，簡交游，鎖閣而讀之。參互考訂，晝習夜思，
爰自洪荒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繩貫數計，灼如今日。

乃輯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世統統者授受之曆
數也先辨統之正僞然後祚之修短政之失得君之
昏明臣之忠佞可得而評綱祖春秋嚴美刺也目宗
左氏著本末也每代之終必敘禮樂官賦刑歷藝文
食貨后妃列國諸臣又以兼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
啓冊而史法備矣雖無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實其
諸異乎虛空之談者與錄成畀之子姓庶幾由是可
以言學非敢示夫人也或謂余曰棄官著書勞心致
疾不亦憊乎覆馘而已余聞而笑曰天地之間物必
同歸於盡區區幻形且非吾有矧身外之物乎知其
必盡無可奈何則亦從吾所好而已矣夫庸恤其宅
歲在玄默執徐月在陬日在奎爲之序

先夫子曰豐坊字存禮鄞人考功主事南禺爲人
狂易窮經力學文藻乃其餘事眼底無一人當其
意者故其註六經視訓詁爲可厭別出新意僻經
怪說以佐之然其中驚駭創闢處實有端確不可
易者乃槩以狂易束之高閣所以歎世眼之如豆

也

張錫琨記存禮嘉靖癸未進士授禮部主事後
改南考功主事因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

翁以書法名人稱考功書亦稱南
禺外史詳載集內南禺摘集序中

萬曆疏抄序

李維楨

今皇帝臨天下久者宿名德。屢有存者。守經據古。危
言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
進無所稟承。紛然殺亂。莫繇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昆
陵世家賢胄。練朝章。通國體。思以發末俗之覈。取程
先民。會按部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葺上纘服。訪落
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
爲五十。其關切君身者爲首。而總論諸政體。若臣職。
若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夷者。次之。

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也。義興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共校行之而授某序所以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四十年乘空乏之間充位具官耳目私所睹記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邑固寵群蟻附羶濁亂天下自壬戌至萬曆徐階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或尚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實或輕喜怒急紛更重意氣而太剛易折張居正于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東濕薪其知深而勇沉偵矚者不得要領吠影射聲株連蔓衍其譏謔言貌

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礪少恩此一變也言路之塞

塞在驕倨而專恣上益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

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眾望而懲驂申時行已下

乘前車都俞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逆于心見以為馴

謹而時詘言者以狗之內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強笑

語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觸聞罷而已此一變

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霍靡上久廢郊廟朝講厭

薄大小臣不即除諸署鞠為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

而舞知御人者因以為利曰默足容也諫愈磯也遇

沈一貫已下
月文受讀 卷三十一 序 味芹堂

主于巷可耳。麤翹不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間，而格非心，何日橫政橫民，悖出悖入，怨歸于上，而下逃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眠。姪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獲之問于監市，履豨也。每下愈况，不遡其源，則頽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偽微暖，事勢鼎革，按是抄而約畧，得之于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遁之害，綱維世道，歸平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鎮呂誨王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僂力，期于共濟，則歸登之附名，崔植劉單之更疏，梁燾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霸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誨趙汝愚集名臣奏議，兩公之爲是抄也，意儻在是乎。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于隱居放言之義，論其概畧如此。老憊妄癡，知我罪我，敢不唯命。本寧之文亦少有如此切實無枝蔓者。

○ 隆萬兩朝列卿記序

黃尊素

江右雷司空綜核國朝列卿而記之蓋倣有宋蔡行之幼學百官公卿表而作者也而前有年表後有行實則視行之爲加詳焉司空未嘗月旦雌黃其間然後之人論其世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如司馬涑水所言固不可掩卽見其名而不知爲忠爲詐爲直爲曲而巍然居于高位其姓氏已爲蟲鼠啗盡不問而可知其爲鄙夫矣隆萬以來大化融洽名碩鱗次上之擢一卿貳旁搜博訪淘

以泥沙薦之宗廟得備員九列者皆霜霰之餘耳顧
令姓氏爵里當我世而失之起司空于九原在所必
補余因檄取南北部院寺司巡撫題名碑記彙緝之
一時川貢岳鯨宛然指掌煌煌兩朝大觀也哉徘徊
上下五十餘禩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輔冲育德止戈
樹本其中緊漲橫鯨深箐狂象礦奄 市天下亦多
事矣國家元氣雖削膚革猶然充盈也野老之含哺
得如故時雖聖天子寵靈實式憑之不可謂非列卿
股肱力也夫梁竇持阿而炎祚燼王呂變法而趙室
頽不知列卿之力視其中外綏靜不波不燧者是矣
雖然國家玄黃之戰亦未有甚于兩朝者也高中玄
與徐少湖趙大洲相扼張太岳復與中玄相扼是時
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進其所忌退其所矚此一
變也申王繼起轉相擁護久而不敗議者比之傳鉢
沙門前相用廷杖鉗天下口被杖者卒成名士乘間
蹈隙遂爲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員
終身不敘遂皆老死不振又一變也申以柔緩王以
剛躁有勝有不勝四明則剛狠陰鷲雙行而以內批

墨勅佐之。又一變也。嗟乎。公卿之位。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而天下往往不顧廉恥。以殉公卿。雲烟過眼。紙上之好醜。不能磨滅。亦可以憬然而思矣。今也拔茅變爲轉石。岳牧臥于丘園。闔署爲空。不特聖世無可勒之績。并無可列之官。至使天子厭薄公卿如此。是誰之過與。

李氏藏書序

黎遂球

黎遂球曰。入我朝二百數十年以來。乃無有以諸子之書稱者。非無子也。郁離龍門空同皆爲子者也。若卓吾李氏。斯可謂諸子中能成一家言者矣。夫李氏之意。在乎質直。使其得志。必先罰而後賞。其爲學近于申韓刑名。然則李氏之書。誠可廢歟。曰不可。當神祖四十餘年間。天下全盛時。人皆醇悶。酣于文飾。使爲相者。能參而用之。以稽責名實。起懦振俗。天下可久安無事。唯其不然而上黜之也。益嚴則下驚而奇。

美書人
不強者

之益甚。於是後生小子皆耳食其說。諸措大熟于科
舉之業。目不覩經史全文。又相與竊取其言。以為古
學。優人盲史。互相傳說。真贋交蒙。世風亦遂因之。而
變。嘗以近事按之。如盤水加劍之體。不崇則李氏之
所恨。輒以為可殺者。今皆殺也。崔魏螫毒肆于東
林。講學之儒。以邪說沮。則李氏之所排擊。以為假道
學者。今并幾無其人。也。以至急武緩文。情面必破。立
談授爵。格外收人。李氏之所燕居深念。而托之空言
者。今皆不得已。而見之實事也。他如寇氛狂逞。竊比

終是不得
而為之詞

水滸奴才小人。扼腕謗訕。怨望相傾。慨慷感激。要盟
結友。罔上行俠。如此者。謂非習聞李氏之說而成之。
不可。昔漢文用黃老。而宣帝尚綜覈。凡天下之勢流。
則必傾。極則必反。儒者適當其會。既有深心。宜不忘
遠慮。積漸而成。豈無故歟。然使有得其大意。而苛于
治已。薄于責人。濟以溫文。歸之風雅。吾尚見為臣死
忠。為子死孝。為友盡誼。為行不玷。為學不欺。為事圖
功。至于不懈。天下事何以不可為。孔子曰。義以為質。
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行之。夫李氏者可謂有其

質矣。則亦烏容沒焉。今一二十年來，天下諸書盡出，士翹翹修古，聖天子方反經黜邪，羣見一新，以學者久習李氏之言，竊恐不知其微，附會偶合，趨舍兩失，蓋不得不爲之辨其源流。會武林鄒公沛氏鉉遷史善本成，又訂正續藏書以授剞劂，因遂舉而論之。二書往故有陳明卿太史訂輯者，筆亦繁雜，頗非舊文。今欲全乎李氏一家之言，多可不載，或分別而存之，公沛卓然師古，其尊人同予奉徵辟，今就爲令，有聲是出于名家，知以所學救時者，則請書予言以爲序。

江陰縣新志序

唐順之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租餼錢貫絲縷鼓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畧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畧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

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碎而俚俗者矣夫其
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壙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
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
箇籥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細則類于草木蟲魚之書
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于閭井村俗之談
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于利器用而阜民
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穢雜而畧之而
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
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

也無關於險要濬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于
觀民省方之實至于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記而仙
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辭人流連光
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于家之籍專記圖畫
狗馬玩具爲粧綴而租餼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
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于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
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
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

大文章入韓
柳之室以文
遷爭衡

人相謂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

月文愛讀 卷三十一 序 味芹堂

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
目則別有錄矣不載補可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
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
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
江陰於常爲屬邑而枕江之衝爲蘇松諸郡北門以
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
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餘姚趙君
始更修之趙君爲政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
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謠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

非太史之何

委本末節錯絲紛蓋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
於浮文美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
絕耳目之玩而畢力于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
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鑄鑰閭戶之守雖甚錙銖隱
蹟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
之所及而登之于籍至其纂輯成編則以屬之學士
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
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用心而著之以
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于

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爲。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
之。法。與。夫。卮。茜。荻。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
用。心。而。著。之。以。爲。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爲。邑。之。與。治。
生。意。嚮。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
于。實。用。而。不。取。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用。
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
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爲。江。
陰。者。因。趙。君。之。所。爲。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爲。
之。書。其。端。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一



